象征、道德与生成：论艾丽丝·默多克小说中的动物意象

段道余

© 2017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1），55–61 页

内容提要：在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中，动物意象与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密切关联。一方面，默多克笔下的动物是小说人物的隐喻，象征着他们的存在状况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默多克塑造的动物对小说人物具有更加能动的道德指引作用。对陷入臆想之中的小说人物而言，动物在小说人物的道德成长中不仅扮演了道德裁判和见证者的角色，而且也通过自身的在场使小说人物通过生成动物，摆脱了臆想，获得了新的存在方式。默多克在小说中对动物的能动性和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的刻画既体现了战后英国社会中人类中心主义的瓦解和人对动物自身拥有主体的认识，也反映了她在道德哲学中阐释的“学习”、关注“细节”和“具体之物”的思想。

关键词：艾丽丝·默多克　动物　象征　道德见证　生成动物

WATERMARK

引言

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是英国战后著名的小说家和哲学家。她一生著述丰富，不仅在小说和哲学创作中颇有建树，而且还涉足戏剧和诗歌创作。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彼得·康拉迪（Peter J. Conradi）和杰弗里·梅耶斯（Jeffrey Meyers）等人都对默多克的小说赞赏有加。在布鲁姆看来，默多克是不亚于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道德分析家”（moral analyst），而康拉迪则认为默多克是乔治·艾略特之后英国最有才华的小说家。[1]梅耶斯更是撰文宣称默多克是“最应该和最有希望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除了小说创作，默多克的哲学思想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多米尼克·哈德（Dominic Head）就指出，默多克的道德哲学“预示了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伦理’（postmodern ethics）”[3]。

在默多克的作品中，动物的意象反复出现。这些意象尤见于她的小说中。如在《网下》（*Under the Net*, 1954）、《沙堡》（*The Sandcastle*, 1957）和《钟》（*The Bell*, 1958）等多部小说中，默多克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狗的意象，描写了它们与小说人物的亲密关系以及它们对小说人物的影响。除了狗的意象，在《网下》和《好与善》（*The Nice and the Good*, 1968）中，默多克也刻画了猫的意象和人与猫之间的影响关系。在《逃离巫师》（*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1956）中，默多克则描写了人与鱼和壁虎的关系。在《布鲁诺的梦》（*Bruno's Dream*, 1969）中，蜘蛛的意象则贯穿布鲁诺的过去和现在，影响着他对上帝的认知。在《大海啊，大海》（*The Sea, The Sea*, 1978）中，海豹则是小说人物寄居海边后不断寻找的对象。

纵观默多克勾勒的这些动物群像，不难发现，默多克笔下的动物意象并非只是随意的点缀，而是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对此，学界也有所关注。大卫·戈登（David J. Gordon）就指出，在

1 David J. Gordon, *Iris Murdoch's Fables of Unselfing*,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5, p.4.
2 Jeffrey Meyers, *Remembering Iris Murdoch: Letters and Interview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55.
3 Dominic Head,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Modern British Fiction, 1950 – 2000*.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06, p.258.

正文.indd 55 17-12-14 下午4:49

小说《好与善》中，狗和猫虽然无法言说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伊丽莎白·迪普尔（Elizabeth Dipple）也指出在默多克的小说《天使的时光》（*The Time of the Angels*, 1966）和《好与善》中，鸟具有象征意义，“唤起了古典和基督教的精神内涵”，既象征着恶的“恐怖和残忍的破坏性”，也隐喻着世上凄惨的生活[2]。康拉迪则指出，在默多克的作品中，狗的意象具有艺术效果，表达了一种诗意[3]。

综上来看，学界虽然注意到了默多克小说中的动物意象，但却只涉及了部分动物意象和这些意象的象征意义与艺术功能，并未关注小说中的动物与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以及小说人物的存在方式的关联。实际上，在默多克的笔下，动物与小说人物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联。动物意象不仅反映人际关系的变化，而且也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扮演了更加积极和能动的角色。通过考察默多克小说中的动物意象及其与小说人物的关系，本文指出默多克笔下的动物不仅隐喻了小说人物的处境和人际关系，而且充当了道德裁判和见证者，为小说人物提供了可能的存在方式。默多克对动物意象和人与动物的关系的刻画既反映了战后英国社会对人与动物的关系的再认识，也呈现了她对“学习”（learning）、关注“细节”（details）和“具体之物”（the particulars）的哲学思考。

一、 作为象征的动物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曾指出，“文学里的动物总是象征”[4]。从与动物关系密切的加拿大文学来看，阿特伍德的观点并不偏颇。不过，从多数文学作品来看，阿特伍德的观点也许有些极端。然而，不可否认，在文学作品中，动物的意象往往被作家赋予象征的意义，充当人类“自身状况的延伸或表征”[5]。在默多克的一些小说中，动物的意象也具有象征意义。正是借助动物的象征作用，默多克在小说中呈现了小说人物自身的状况和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可能的发展。在默多克的小说《逃离巫师》中，小说人物安妮特（Annett Cockayne）的处境和米莎（Mischa Fox）与罗莎（Rosa Keepe）之间的关系变化便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呈现出来。

在《逃离巫师》中，“横亘”在约翰（John Rainboroug）和米莎之间的虫子便象征着主人公安妮特的处境。在小说中，安妮特原本是一名在校学生，由于厌倦了学校中的生活，她从学校中逃了出来，希望在社会这个更大的“校园”中有所收获。来到社会上的安妮特结识了权力人物米莎，并通过米莎结识了身为公务员的约翰。出于偶然，安妮特走入了约翰的院子，正撞上郁闷的约翰。一番谈话之后，在默多克的小说《斩断的头颅》（*A Severed Head*, 1961）中发生的男性主人公对女性访客的“性侵犯”在安妮特和约翰之间上演。也就在这个时候，小说中的权力人物米莎突然到访。在慌乱之中，约翰将安妮特藏在了衣柜中。一如往常，随着米莎的到访，一段冗长的谈话在米莎和约翰之间展开。在小说中，除了躲在柜子里的安妮特，默多克也在米莎和约翰的谈话之间“安置”了一只虫子。在默多克的笔下，这只虫子附在墙壁上，犹如一只眼睛，注视着米莎和约翰，静默地“聆听着”他们之间的谈话。从虫子和安妮特各自的处境和遭遇来看，虫子的处境可以说呼应了安妮特的处境。正如躲在暗处的安妮特，虫子的在场表明在米莎和约翰的谈话之间有第三方的在场和介入，而虫子的在场所传达的信息也正是摆在米莎和约翰面前的真实状况：

1 David J. Gordon, *Iris Murdoch's Fables of Unselfing*,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5, p.110.

2 Elizabeth Dipple, *Iris Murdoch: Work for the Spir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12. 在该书中迪普尔主要分析了默多克的《天使的时光》、《好与善》中的鸽子意象和《好与善》中的海鸥的意象。在她看来，死亡的鸽子象征着恶，而海鸥则象征着世上凄惨的生活。

3 Peter J. Conradi, “Preface”, *Iris Murdoch: A Reassessment*, Anne Rowe ed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xviii.

4 转引自涂慧，《殖民进程、动物死亡与民族生成——加拿大英语文学里的写实动物》，《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40页。

5 John Simons, *Animal Rights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35.

正文.indd 56 17-12-14 下午4:49

尽管安妮特躲在衣柜中，构成一种“不在场”的假象，但是她却在暗处见证和参与到了米莎和约翰的谈话中。在此意义上，虫子的在场也就隐喻着安妮特的在场。

其次，在《逃离巫师》中，默多克也通过壁虎的意象隐喻了罗莎和米莎之间的关系变化。如同其他小说人物，罗莎也对米莎着迷，受其权力的控制。尽管默多克在小说中并未直言罗莎与米莎的关系，但是不难看出，罗莎与米莎曾是情人关系。尽管罗莎并未嫁给米莎，但是她与米莎在情感上却存有暧昧。在得知米莎在意大利后，罗莎从伦敦赶往意大利与米莎相见。第二天，当米莎与罗莎在花园中散步时，米莎捕获了一只壁虎。随后，他把这只壁虎给了罗莎。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壁虎的尾巴却在罗莎手中折断了。从小说的后文来看，壁虎的意象和它的遭遇对米莎和罗莎之间的关系发展形成一种预述。小说中，尽管罗莎与米莎在意大利相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破裂，不复如初。米莎已经知道了罗莎与波兰兄弟之间的感情纠葛，而罗莎在得知了这一切之后，也离开意大利，回到了伦敦。以此来看，壁虎从身体完整到折断尾巴的转变象征着米莎与罗莎的关系破裂。此外，从小说整体来看，壁虎的意象也隐喻着米莎不可能在罗莎身上找到寄托。在《逃离巫师》中，作为权力人物，米莎与罗莎和妮娜（Nina）的关系密切。从米莎与妮娜的关系来看，米莎在资助妮娜的同时，也把妮娜变成了他寻求安慰和寄托之所。他时常光顾妮娜的服装店，或是在那独自呆上一段时间，或是向妮娜倾诉。小说虽然并未对米莎和罗莎之间的关系有所着笔，但从米莎与妮娜的关系可知，罗莎应该如妮娜一样也是米莎寻求安慰和寄托的对象之一。在意大利，当米莎将壁虎传给罗莎时，他实则是将作为难民的他一直追寻的一份爱心和完整性寄托在她身上。然而，在罗莎手里，壁虎却失掉了尾巴。失去尾巴的壁虎隐喻着罗莎不再是米莎寻求寄托和慰藉的对象，而是代表着一种失落所在。也正是出于这种失落感，米莎最后委婉地拒绝了罗莎。

二、作为道德见证和评判的动物

在人对动物的呈现中，动物并非总被呈现为笛卡尔（Rene Descartes）所谓的无感觉的机器。希克（William J. Scheick）就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艺术中，动物已不再仅仅是表达象征性意义的消极工具，而是也积极地见证了精神真理[1]。在默多克的小说中，动物同样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并且也见证了小说人物的道德转变。动物发挥的道德见证（animal witness）功能在小说《大海啊，大海》中尤为明显。

在《大海啊，大海》中，海豹见证了查尔斯(Charles)在道德上经历的转变。在小说中，查尔斯居住的“夏福海角屋”（Shruff End）坐落在大海边。入住之初，查尔斯便被告知在此处海域常有海豹出没，在荒野中有兰花。然而，在查尔斯对大海和荒野的探察中，他发现的却并不是海豹与兰花，而是“海怪”、马尾云和黄花。那么查尔斯的发现缘何与众不同呢？若将查尔斯的发现与众人言传的兰花和海豹做一番比较不难发现：查尔斯发现的“海怪”、马尾云与黄花都与他本人关联颇深。首先，据查尔斯事后的回想和推断以及故事整体来看，“海怪”要么是查尔斯因使用致幻剂而引发的后遗症的表现，要么就如学者所言是查尔斯的“心理状况被投射到周边环境”[2]的产物。其次，从查尔斯的自述可知，马尾云和黄花是查尔斯自小便熟知的植物。由此观之，在对大海和荒野的探索中，查尔斯显然是以自身为尺度，着眼于自身最切近的事物。这样一来，查尔斯就难免与其他的事物失之交臂。在小说中，尽管查尔斯寄居海边，但是海豹却迟迟未进入他的视野。相反，查尔斯却多次撞见“海怪”。与海豹相比，

1 William J. Scheick, “Animal Testimony in Renaissance Art: Angelic and Other Supernatural Visitations”, *Figuring Animals: Essays on Animal Images in Art,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opular Culture*, Mary S. Pollock and Catherine Rainwater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75.

2 Lindsey Tucker, “Released from Bands: Iris Murdoch’s Two Prosperos in ‘The Sea, The Sea’”,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 27, No. 3 (1986): 378-395, p.382.

WATERMARK

正文.indd 57 17-12-14 下午4:49

“海怪”显然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查尔斯数次遭遇“海怪”表明他仍身处臆想之中，聚焦于自我投射的世界[1]，“无法真正看清他人和他人真正的需求”[2]。然而，随着查尔斯对自己的领悟，大海也在他面前敞开。在小说中，当夜宿在礁石上的查尔斯第二天醒来时，他终于看到了寻觅已久的海豹。

对于海豹的意象，学者大多认为它代表了一种象征，隐喻着查尔斯看不清的现实。实际上，在此处，海豹不仅仅是一种象征，而是也见证了查尔斯的道德转变。在小说中，查尔斯最终与寻觅已久的海豹相遇并非源于查尔斯的苦苦寻找。相反，查尔斯与海豹的相遇得益于海豹的叫声。在接到詹姆斯死讯的那个夜晚，查尔斯夜宿在“夏福海角屋”外的礁石上。第二天清晨，当查尔斯醒来后，他“听到一阵古怪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从水中传来”[3]。“那溅起的水花声来得如此突然、如此猛烈，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水下钻出来，爬上陆地。”[4]对此，查尔斯惊恐万分，他转过身，倚伏在海礁边，然后看到了四只海豹。它们距查尔斯只有几英尺，“扭动着，嬉戏着，一会儿大口地呼吸，一会儿又发出咯咯的低吟声”[5]，并一直仰脸看着查尔斯。在查尔斯看来，“它们是来拜访我并给我赐福的仁慈的动物”[6]。也正是在这之后，查尔斯搬离了他先前拒绝离开的“夏福海角屋”，回到了伦敦，并重新介入到日常生活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海豹的出现不仅是“代表神圣的真实展现或言说”[7]，而且也见证了查尔斯从臆想到看清真实的道德转变。

在小说中，默多克不仅塑造了见证小说人物道德提升的动物意象，而且也使她笔下的动物介入到对小说人物的道德惩戒中。在小说《神圣与世俗的爱情机器》（*The Sacred and Profane Love Machine*, 1974）中，默多克笔下的狗对主人公布莱斯（Blaise）而言就充当了道德评判者。如同默多克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布莱斯也是一位游走于家庭和情人之间的中产阶级男性。为了与情人约会，身为心理分析师的布莱斯就向妻子哈里特（Harriet）编造了外出出诊的谎言。不过，布莱斯的谎言很快就被揭穿，并陷入了在妻子和情人之间做出选择的两难之地。尽管哈里特一再地忍让，却并不能挽回布莱斯。陷入绝望的哈里特决定带上布莱斯与情人的私生子卢卡（Luca）去法国。然而，不幸的是，布莱斯的妻子在法国机场遭遇了恐怖袭击。为了保护卢卡，布莱斯的妻子中弹身亡。与布莱斯的情人相比，布莱斯的妻子的命运不免有些悲惨。照理来说，在故事中，布莱斯的妻子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首先，她的婚姻和家庭被布莱斯的情人破坏。尽管如此，善良和懦弱的她选择了原谅布莱斯，并接受事实。然而，她的善解人意却并没有换来应有的回报。相反，在情人的逼迫下，布莱斯决定与妻子离婚。这一次，善良的她又同意了布莱斯的要求，并远走法国。然而，令她想不到的是，她却因此在恐怖袭击中丧命。从小说前文来看，哈里特的意外死亡暗合了布莱斯的情人先前针对自己不被认可的身份而表达的希望看到他人在机场被枪杀的愤怒愿望[8]。此意义上，可以说哈里特是被默多克从小说中抹掉，从而使她的丈夫“布莱斯可以自由地再婚”[9]。

从哈里特的遭遇来看，身为作者的默多克好像对哈里特采取了一种超然的道德姿态，并未给予她太多同情的笔墨。对此，戈登也指出，“《神圣与世俗的爱情机器》的结尾相比其他的小说结

1 Peter J. Conradi, *Iris Murdoch: The Saint and the Artist*,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6, p.245.
2 Diane Capitani, “Ideas of the Good: Iris Murdoch’s *The Sea, The Sea*”, *Christianity and Literature*, Vol.53, No.1 (2003): 99-108, p.103.
3 艾丽丝·默多克，《大海啊，大海》，孟君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11页。
4 同上，第511页。
5 同上，第511页。
6 同上，第511页。
7 William J. Scheick, “Animal Testimony in Renaissance Art: Angelic and Other Supernatural Visitations”, *Figuring Animals: Essays on Animal Images in Art,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opular Culture*, Mary S. Pollock and Catherine Rainwater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75.
8 Richard Todd, *Iris Murdoch*, London: Methuen, 1984, p.78.
9 Ibid, p.78.
10 David J. Gordon, *Iris Murdoch’s Fables of Unselfing*,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5, p.149.

正文.indd 58 17-12-14 下午4:49

尾更具有冷嘲意味”[10]。然而，就此来判定默多克对小说人物的道德态度未免有失偏颇。从默多克对布莱斯的刻画中可以看出，默多克实际上对哈里特的遭遇给予了道德关怀。这一点从默多克借助她笔下的狗对布莱斯施加的道德惩罚中可见一斑。在小说中，布莱斯的妻子哈里特养了几只狗。在她离家出走之后，她养的几只狗无人看管，更无处觅食。饥饿使这几只狗变得疯狂。当布莱斯的妻子哈里特在法国遇害时，布莱斯恰好回到了家。此时的布莱斯即刻成为饿疯了的群狗袭击的对象，并被群狗包围住撕咬。群狗对布莱斯的袭击表面上是饥饿驱使下的本能反应。但是，从哈里特的遭遇来看，由于哈里特的不幸是布莱斯一手造成，而狗又是哈里特所养，群狗对布莱斯的袭击可以说是默多克借狗之名“对布莱斯所犯下的罪行的唯一明显的惩罚”[1]。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群狗被默多克塑造为布莱斯的道德评判者。

三、作为人的存在可能性的动物

在当代的哲学、艺术和文学中，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下的动物概念遭到了解构[2]。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动物也被认为为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和一种新的存在方式”[3]。在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看来，这样一种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人类主体“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言，生成动物并不是对动物的模仿，也不是动物成为原型意象，而是动物的在场创造了一种可能性的空间。它突然席卷人类主体，使其生成一种临近，一种不可辨识。这种临近和不可辨识比任何的模仿更有效地从动物身上获取一种共同的元素。换言之，生成动物意味着一个身体理解、抽象化，然后利用一个不同的身体的影响来与自己的身体保持一致。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领会了另一身体中特定的能力，并抽象化这些影响，然后在自己的生活中实现这些影响。[4]祖拉比奇维利（François Zourabichvili）进一步发展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动物思想。在祖拉比奇维利看来，德勒兹和加塔利说的生成动物的生存显然不是动物所经历的生存，而是它们的生存在我们生存中的共鸣，生成它们的一种可能性和一种层面。因此，祖拉比奇维利强调人与一个动物的关系对人具有转变作用的可能性，因为这一动物为人提供了另一个参照，并使人依照这一参照来衡量什么样的生存是可能的。[5]在默多克的小说《网下》中，杰克（Jake）正是通过生成动物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

在小说《网下》中，杰克通过生成狗，获得了新的可能的存在方式。小说中的杰克恰如漫游者，奔走在伦敦和巴黎之间，追寻着安娜（Anna）和雨果（Hugo）。在奔波中，杰克从对头手里偷走了明星狗马尔斯(Mars)，此后与马尔斯一起在伦敦的街道上游荡。夜里，杰克便与马尔斯在路边相依而睡。对杰克来说，马尔斯的身体提供了一种温暖感，因为它的身体从鼻子到尾巴都散发着温暖。在小说中，马尔斯不仅通过身体向杰克传达了一份温暖，而且也为陷入无序生活之中的杰克提供了德勒兹所说的“逃逸线”(line of flight)，使他开始过自己的生活。在法国，当马奇（Madge）要求杰克继续翻译法国二流作家的剧本，并允诺提供一大笔钱时，杰克先是稀里糊涂地拒绝了马奇的请求。其后，当马奇一再地请求杰克接受工作时，正是想到了明星狗马尔斯的处境，杰克最终坚决地拒绝了马奇的请求。在杰克看来，马尔斯正在变老。“它将不能再游过洪水浸没的河流，或者爬过高高的栅栏，或者在孤

1 Hilda D. Spear, *Iris Murdoch*,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35.

2 Jutta Ittner, “Who’s Looking? The Animal Gaze in the Fiction of Brigitte Kronauer and Clarice Lipspector”, *Figuring Animals: Essays on Animal Images in Art,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opular Culture*, Mary S. Pollock and Catherine Rainwater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99.

3 H. Peter Steeves, “Lost Dog, or, Levinas Faces the Animal”, *Figuring Animals: Essays on Animal Images in Art,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opular Culture*, Mary S. Pollock and Catherine Rainwater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34.

4 David Banash, “To the Other: The Animal and Desire in Michael Field’s *Whym Chow: Flame of Love”, Figuring Animals: Essays on Animal Images in Art,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opular Culture*, Mary S. Pollock and Catherine Rainwater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97-198.

5 Ibid, p.198-199.

正文.indd 59 17-12-14 下午4:49

寂之地与熊搏斗。它的力量正在减弱，它的智力将对它毫无用处。它将很快死去。”[1]明星狗马尔斯正在遭遇的状况无疑为杰克自己的人生提供了一个参照。尽管小说并未详述马尔斯的状况对杰克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不难推测，马尔斯的衰老很可能让杰克联想到了自己也将会面临的衰老和他的翻译才能有一天也将会一无是处。这一点从杰克给予马奇的答复中也可看出。在小说中，尽管杰克声称他并不十分清楚他为什么拒绝马奇的要求，但他知道接受她的请求将会是他的“死亡”。在此处，杰克所说的死亡并非是生命的终结，而是隐喻着自我的丧失，因为去从事翻译便违背了他想要创作的初心。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杰克决心去过自己的生活。对此，拜厄特（A. S. Byatt）就指出，“马尔斯的解放释放了杰克身上的某种东西，驱使着他做出‘真实’的决定，过他自己的生活”[2]。

四、默多克的动物书写与战后动物观念和她的道德哲学

从默多克笔下的动物意象和人与动物的关系来看，默多克塑造了众多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紧密关联的小说案例。如在《网下》中，杰克与明星狗马尔斯相依为伴，一同在伦敦城中“冒险”，“浪迹”街头。其后，为了明星狗马尔斯，杰克甚至拒绝了马奇提供的工作。在《逃离巫师》中，权力人物米莎对动物充满爱心。如同哈代笔下的苔丝，为了避免动物遭受痛苦，他曾经杀死了受难的动物。在意大利，米莎的别墅更是充满了各种动物。在别墅的院子里有各种家禽，而在别墅外的高地上更是有各种鸟类、爬虫和其它动物。在别墅内外，米莎都与周围的动物保持了一种和谐的伙伴关系。那么，默多克缘何塑造了这样一些动物意象和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呢？

默多克对动物意象和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的塑造与战后英国社会的宠物收养和动物观念的革新分不开。据统计，在战后英国社会，宠物的收养突然增加。[3]人对动物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先前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动物观逐渐让位于动物自身拥有主体的观点。[4]随着人们转变了对动物的看法，人与动物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宠物已经变成了“伙伴而非调侃的玩物或时尚的装饰”[5]。默多克的小说创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正处于战后英国社会的变革期。可以说默多克笔下的动物意象和人与动物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战后英国社会的动物观。这一点从默多克的小说《大海啊，大海》中也可见一斑。

在《大海啊，大海》中，泰特斯（Titus）与哈特莉（Hartley）的谈话以及本（Ben）和哈特莉对小狗的领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英国社会的宠物收养和人与动物的关系。在小说中，当离家出走的泰特斯与他的母亲哈特莉再一次相遇后，狗是泰特斯与哈特莉谈论的主要内容，因为在泰特斯小的时候，家里养过狗，而且他也非常喜欢小狗。除了泰特斯，哈特莉和她的丈夫本也都十分喜欢小狗。在小说中，当泰特斯离家出走后，哈特莉与本则商议领养一只小狗，并最终领回了一只柯利牧羊犬。从本和哈特莉对小狗的态度来看，这只柯利牧羊犬构成了他们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弥补了泰特斯的溺亡带来的缺失。

此外，作为默多克的哲学思想的艺术化演绎，默多克的小说对动物意象的使用和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塑造也与她的道德哲学分不开。在默多克的哲学中，个体被认为倾向于处在“臆想”（fantasy）之中。默多克所说的臆想是与“想象”

1 Iris Murdoch, *Under the Net*, London: Vintage, 2002, p.120.

2 A. S. Byatt, *Degree of Freedom: The Early Novels of Iris Murdoch*. London: Vintage, 1994, p.20.

3 Tim Gadd, “Human-animal Affiliation in Modern Popular Film”, *Figuring Animals: Essays on Animal Images in Art,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opular Culture*, Mary S. Pollock and Catherine Rainwater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248.

4 Jutta Ittner, “Who’s Looking? The Animal Gaze in the Fiction of Brigitte Kronauer and Clarice Lipspector”, *Figuring Animals: Essays on Animal Images in Art,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opular Culture*, Mary S. Pollock and Catherine Rainwater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99.

5 Tim Gadd, “Human-animal Affiliation in Modern Popular Film”, *Figuring Animals: Essays on Animal Images in Art,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opular Culture*, Mary S. Pollock and Catherine Rainwater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248.

正文.indd 60 17-12-14 下午4:49

（imagination）相对的概念。对默多克而言，想象是一种“看清其他事物的能力”和“认识与表达真理的能力”[1]，而臆想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2]。臆想禁锢个体的思想，“阻碍新的理解”和可能的有道德的行动[3]。在臆想的作用下，个体在对他人和物的认识中忽略了他人和物的“不同性”（otherness），无法捕捉自我之外的现实，从而造成对他人和物不公正的“看”和“扭曲的理解”[4]。

针对个体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臆想，默多克给出的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学习”。通过学习，陷入臆想的个体接受了曾经被排除在外的事物。对默多克而言，学习的内容包含很多，而以动物为伴便是学习的内容之一[5]。以此来看，默多克在小说中使陷入臆想的小说人物介入到人与动物的关系中实则是她的“学习”思想的体现。也正是通过这种“学习”，小说人物接受了作为他者的动物，摆脱了臆想，看清了自我之外的现实，实现了道德成长。

对于人的臆想，默多克给出的另一条解决路径便是对“细节”和“具体之物”的关注。在默多克看来，“我们看清真实和接近善的朝圣并非只有通过高级、宽广或宽泛的方式才能被体验到，它也可以在我们与周围环境的所有最细微的关系中被体验到”[6]。在此意义上，默多克讨论的“‘救赎’或‘善’不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是“连接着或体现在所有具体事物中”[7]。在默多克看来，这些“具体事物教导我们爱，我们理解它，我们看到它，正如柏拉图的木匠看到桌子，或是塞尚看到圣维克多山，或是起卧兼用房中的女孩看到她的盆栽或她的猫”[8]。对默多克小说中陷入臆想的主人公而言，动物构成了周边环境中的一种具体之物和细节。通过刻画人与动物的关系，默多克实则是希望将她笔下的小说人物引向对他们周围的具体之物和细节的关注，从而使他们借助这一视野的转变，领会对他人和物的关爱，看清自身之外的世界。

结语

在默多克的小说中，动物并非是笛卡尔式消极和无感觉的机器。相反，默多克塑造的众多动物群像与小说人物自身的存在状况和人物间变动的关系紧密关联。如同文学作品中的大多数动物意象，默多克笔下的动物意象不乏象征意义。它们或隐喻了小说人物自身的状况，或隐喻了人物间的关系走向。除了象征意义，默多克塑造的动物意象在人与动物之间也扮演了更加积极和能动的角色。一方面，默多克使她笔下的动物介入到了小说人物的道德转变中。这些动物或见证了小说人物的道德成长，或充当了道德裁判，对陷入臆想的小说人物施加道德惩罚，促使他们看清自我之外的现实。另一方面，默多克笔下的动物也为小说人物提供了可能的存在方式。对陷入臆想中的小说人物而言，与动物的紧密关系为他们提供了“逃逸线”。通过生成动物，小说人物开始过自己真正的生活。

默多克对动物意象和人与动物关系的刻画既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在战后英国社会发生转变的反映，也是她自己的道德哲学思想的体现。一方面，默多克在小说中对动物的能动性和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的刻画体现了战后英国社会中人类中心主义的瓦解和人对动物自身拥有主体的认识。另一方面，默多克对动物和人与动物的紧密关系的描写则体现了她在道德哲学中阐释的“学习”、关注“细节”和“具体之物”的思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1 Iris Murdoch, *Existentialists and Mystics: Writing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Penguin, 1998, p.255.
2 Margaret Holland, “Social Convention and Neurosis as Obstacles to Moral Freedom”, *Iris Murdoch, Philosopher: A Collection of Essays*, Justin Broackes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62.
3 Iris Murdoch, *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New York: Penguin, 1993, p.322.
4 Iris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London: Routledge, 2001, p.57.
5 Megan Laverty, *Iris Murdoch's Ethics: A Consideration of Her Romantic Vision*, London: Continuum, 2007, p.100-101.
6 Iris Murdoch, *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New York: Penguin, 1993, p.474.
7 Ibid, p.497.
8 Ibid, p.497.

WATERMARK

正文.indd 61 17-12-14 下午4:49